
ARCHIVUM ROMANUM SOC. JESU
IHS

丙寅六月課



文昌化書辨

君子之立說也辨其所當辨亦辨其所不敢辨者而已何則天之有日月星辰也此天之垂象者然也假令星象著於上而後以其神降生於下是星辰可以降生則日月亦無不可降生矣何誣星辰者多而誣日月者卒不概見也此其說之當辨者也乃有當辨而仍不敢遽辨者則以人之富貴功名與夫壽夭嗣續之柄咸由是星主之即咸由是神操之故世亦有明知其誣而仍不敢置喙者恐我今日言之而後或不蒙神祐且為所阻也試即以文昌化書論夫文昌者何星也星有六一曰上將一曰次將一曰良相一曰司命一曰司中一曰

司祿是也位近斗魁象似戴筐其著於天者固歷〻可數哉晉時劍州梓潼有張亞子者仕晉戰沒人為立廟屢顯神功至宋咸平中賜專祠晉王號遂有帝君之稱世遠事湮好事者述其生平所閱歷往〻附會其詞轉相煽惑扶鸞降乩或為七十三化或為九十七化奪造物之權顯神靈之異而世遂以文昌化書特聞嗚呼此烏可以無辨按張氏家乘其先出自黃帝子揮始造弓矢後遂以張為姓周宣王時有張仲者孝友人也其在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此豈其苗裔歟或曰姓本張宿故自周迄宋神每毓靈於張云然及化書所載仍有不盡降於張而別寄他族以顯其奇者嗚呼此即釋氏托生之

說也今夫人之生也本於天其殞也非上升即下墮耳豈有一人之身天既生之而後許其再生且累生乎此必無之理也梓潼張君不過神其說以愚天下耳否則張君或本無是事而成於後人之附會者多耳蓋世之惑於其說者其概有三有崇其武功而祀之者唐元僖西狩入蜀神屢擁護宋時又助殲王均於是介胄爭禱為此附會於上將次將之說也有因其綰文柄而祀之者神自云累世業儒刻意竹素帝命掌天曹桂籍凡鄉舉里選祿秩爵封皆隸於神於是文士爭禱為此附會於良相司祿之說也有謂其佐斗注生而祀之者眉山蘇氏謂北郭張生即張仙也系出黃帝故崇張弓挾彈蘇氏以

玉環易之歸遂誕軾轍於是世之弗無子求有子嗣者爭禱焉此附會
於司命宫中之說也夫六經子史其可傳可法者班班具在乃必舍
其所可傳所可法而顧樂取其荒誕不經者崇之信之亦見惑矣

論文昌化書

嘗謂書也者所以教天下後世者也彼釋道兩家竊聖賢之微言集
老莊之奧義翊翊並與儒教爭衡者有呂黎闢之於前有宋儒闢之
於後至今人以學道自任者猶欲指其非而距之是能惑天下之愚
人不能惑天下之智人也即能惑天下之智人必不能惑天下明理
之士人也故其書雖多而明理者必能詳辨焉獨有文昌化書一編不
知其創自何人而尊信之者無論天下之智者愚者惑矣不知文昌
為何物矣而天下自負為明理之士人其惑愈甚為其專以富貴之
說中人也今夫之士人鷄鳴燈火占嗶咿唔所欲攫者高科所欲望

者顯仕而乃以其權一切歸之文昌則將叩頭蹲拜禱祀之不遑何暇辨其書之誣非惟不暇抑且不敢辨其誣不欲辨其誣而反神其事以表章之也故剞劂而播之世意謂人之尊信文昌者當自化書始而吾謂人之尊信文昌者正當自化書止矣何也化書誌文昌生於周時歷秦漢晉唐以迄前後五代而皆以仕顯封之梓桐即其人也故總計有一十七世大夫之說然嘗考天官書而知文昌者北斗下星也名因其文名而以主文教此亦後人附會之談耳豈真有是人哉設有是人而於周姓某於秦漢又姓某々於晉唐五代又姓某々名氏各異安在其爲文昌一人耶使果文昌一人世々輪而爲大

夫何以史漢不詳其事跡晉唐書不載其由來則孰見之而孰傳之耶況其間化而爲蛇化而爲龍又化而爲人玩其書者往々怪誕不經則亦何能令人之尊信耶而無如世之紐於富貴者又爲之解曰文昌或不可信而其書亦其有積德累仁之言以爲獲報之本或亦足以勸善是真所謂坐井覌天所見者小也近者呂氏講學語錄內有極道感應功過之非者以爲自天学不明異端紛起其最下者至袁黄了凡造爲感應功過格附會太上不根之語謂以此求科名年壽子女貨殖之屬無不應驗而得者云是勸人爲善夫所爲善者何公也義也惡者何私也利也以自私自利之心而僞行善事如袁黄

所勸是謂勸人爲惡非爲善也而吾因思化書者止以富貴中人耳即云有善要不過與感應功過格等耳烏足以爲勸哉夫富與貴人之所欲不以道得之君子不處欲貴者人之同心而修天爵以要人爵孟子謂惑之甚今試閱世之尊事文昌者亦知富貴在天之說乎乃錯認功名爲其主張而欲苟且從之以冀一遇遂使讀孔孟之書者謀利計功之念勝於正誼明道之心而士風日壞人品益卑者何必非此書爲之作俑也

文昌化書

世傳文昌主科名司禍福而奉之爲神尊之以帝刊之以書我不知其何所本也明儀部倪文毅公疏除淫祠內有請毀文昌宮不得旁祀孔廟畧云文昌六星在北極紫薇垣中象武功而不象文德故曰文昌拜大將是星也非神也又云晉張亞子戰殁祀于梓潼而以梓潼神即文昌尤爲附會則所謂文昌者本無其人更安得而有書今之化書殆猶不韋月令商英素書皆好事者托名撰說而化書之誕妄嘍鄙特爲尤甚若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在周爲張仲在唐爲張九齡在宋爲張浚等說彼蓋不知輪迴轉生之說最爲悖理徒意忠

臣孝子足啟後人敬仰故以一身而兼數十忠臣孝子欲人敬之倍常耳乃又有化身為巨蛇而陷河托生為武元衡而被死無異優人脚色倏而生末倏而淨丑倏而裝獸扮鬼更換不一其賤甚矣尚得謂之可敬耶且文昌既儼然其帝號矣又勉人以顯親揚名為孝矣人子顯親未有不贈及祖先父母者設爲文昌自謀例以九廟之奉必當集數十餘世千百祖先一一而崇事之而謂他人父他人母不勝其煩亦人情之難堪不然又何能以孝誡世也又嘗見其功過報應中一則有秀才某者家甚貧勉力助刊化書之第十七頁夢文昌告之曰子科名適符頁數是年秋榜其名果十七噫此子何幸而不刊百



頁以後何幸不而不刊首頁也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就此一二端已足令人鼓掌絕倒其他荒唐懸可見矣然我不惟文昌而惟撰說者之誣民也惟撰說之誣民尤惟神而奉之者之不智也神而奉之者何如人則今日讀書求聞達之君子也



昔何如入則令日讀書求聞達以是哉
昔迷談天也猶擬議之錄於神而奉之昔之不皆也神而奉之
已足令人鼓掌絕倒其而能梟合見笑矣故不按文昌而按經籍
真以務名者不可不知其真也其為尚能知其蹟也乎況此一二語

闢文昌化書之妄

讀書非必欲取功名也行孝弟敦礼義明是非辨邪正此為學之要務也近世則不然九熱中于功名者樂事文昌神以其能司文柄佑人進取也嘗閱文昌化書荒唐不經足供噴飯以前代名公鉅卿裒演成書自周朝以迄於宋共計九十七化在周則為張仲乃吉甫之友詩云張仲孝友是也在漢則為高祖之子名如意為戚夫人所生母子不得其死後又為樵子張老臂血所化金蛇食人畜發洪水淹沒茂居五百户計傷二千餘人即今之陷河是也云為前身受呂后之慘其地有呂后之族在焉為此以洩其忿天帝震怒罰為毒龍困

苦之後遇釋迦點化還復爲人即此一端可辨其誣既爲神炅而化
生帝王之家宜修德行仁澤施天下災患至而不能救母保身托生
何爲復爲異類害及無辜豈神炅之所爲也在蜀爲張亞子出戰沒
于陣今所称北郭子張仲是也其父在晉爲謝玄其子在宋爲張齊
賢已則在唐爲張九齡在宋爲張浚變化之繁不可殫述詭譎神奇
駭人視聽此等俚談愚人亦未必可信不謂讀聖賢書名列冠裳尊
崇惟恐居後是可笑也抑嘗考文昌之故跡乃宋朝進士姓陳名子
春四川人貌美而有文才曾往梓潼縣仝習老君之術継復崇尚釋
氏戒殺放生一日偶獲三鯉而縱于湖数日有三女子悅其貌而私
奔焉以爲放鯉之報亦常施小惠于民其時徽宗酷信道教子春既故
徽宗以其有恩于民崇尚又適投其所好遂封爲梓潼帝君即其所
治之縣名之也好事者取天官書所載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宮一
曰上將二次曰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以爲主
文武爵祿之柄附會文昌化書併取感應篇之雜說刊布流傳以神
其事家粘户誦爲士子所崇嗚呼讀書貴明其理今之事文昌者不
少耶一一皆入仕版乎宋以前不事文昌者紳衿不少又從何求而
得乎今之人不修天爵而務求人爵况求之又不得其道是可哀矣
抑知人之功名在父師之督訓資質之高下用功之淺深且高才懋

學窮年矻矻老死牖下者比比其得與不得者在造物主許與不許耳固有天命不可妄求也且星者天之成象非靈非覺安能主人禍福吾聞之昭事上帝未聞昭事文昌吾聞存心養性以事天未聞存心養性以事星也願讀書者勤脩天爵則人爵不求而自至矣不愚之為非名教中所宜行也

論文昌化書

天下誕妄之說可以欺愚人不可以欺知者可以欺耕夫爨婦而不可以欺學士文人何者以明理與不明理之别也至有說為誕妄之尤而耕夫爨婦之所不盡然反為學士文人所樂道者如文昌是已今之學士所以尊文昌者以其為文章司命莫不崇奉之礼拜之所讀者孔孟之書所宗者程朱之學而乞靈者惟文昌相習成風不辨真偽請以六端質之一世人窮通得失皆由天命孔子云富貴在天是也何獨功名自文昌主之且考天文家言文昌六星在紫薇垣內為將帥之象即渾天賦亦云文昌拜大將亦言其形似如武夫之扞

外而已非以其真有靈也今且不必言文昌為不靈之物不足以宰
制群動亦非在世之人不可以渾而為一而認為主文漫尊之為帝
君何僭竊之甚耶一化書有云我七十一世為士大夫其他奇異報
應皆眩目惑心之語此非附會輪廻之說乎自堯舜歷代相傳以来
以及十三經諸史從未有是說也自佛入中國謬立六道云有輪廻
托生鑑斷指為萬世禍害諸大儒已斥其非矣今冒認前代名人概
指文昌化身夫既欲化身自當與天地終始今何不化竟自七十一
世而止耶如化有盡期何不七十世遂止而必至七十一世耶恠誕
不經乃不察其所以然之理而敬信之何與一勸人敬惜字紙混說

至曾父拾字報應宣尼拊其背曰爾敬我若是當令曾參托生汝家
抑思字肇於蒼頡蝌蚪出魚不一其体至秦變古篇為小篆由漢而
唐草隸真書各有所尚皆非出自宣尼也烏得謂敬孔子乎且聖賢
墳典存心養性畏天愛人之書一句一字允宜敬惜至若淫詞小說
誘人不義壞人心術棄之惟恐不速可敬惜乎化書一槩勸人敬惜
有云拾字凡幾增壽一紀複作惜字文粘之街衢而人遂以死生富
貴皆敗紙上之誣蠛聖賢孰有甚於此者乎一化書與感應篇大約
以放生戒殺為勸人修善之門此說出自釋老固無足恠儒者亦宗
之大可詫矣如以化書為是則孔子之劉必正棄饌敗文王之五雜

二姚俱為文昌之罪人學者宜止讀化書當置四子五經於不問矣
若猶以孔孟為宗則此說胡為而至於我哉一文昌禁人北向溺唾
穢溺謂文昌斗府俱在北也抑知地如卵形從無定向天行不息亦
無定体何者為文昌之所且此地視之則為北〻地視之則此復為
南矣後却爾堂屋漏之静持而務形軀方位之避忌不揣甚矣一文
昌禁人殺龜打蛇乃（謂龜蛇）北方玄武之象也夫星辰麗天萬古不滅即使
形或偶肖而人殺龜蛇未嘗殺玄武也如果有禁則軒岐之入藥叔
敖之斬蛇皆當禍不旋踵豈能傳之萬世乎此六條其大略也不足
以竟其俚鄙之說在高明者自會之耳至若前朝硯文毅公岳正祀

典跡內有文昌一條云梓潼君帝謹按圖志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
潼也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巂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
戰沒人為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
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北斗魁前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
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改元加號為輔文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
天下學校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廟在地安門外歲以二月初三日
為誕辰遣官致祭今議得道家謂梓潼孝德忠仁立功於蜀廟食其
地足矣祀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今乃合而
為一誠出附會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仍行天下學校有文昌宮

者急令拆毀云〻可知儒者由心正學凡左道旁門無不痛闢而芟
除之若趙承恩後反若禍福惟彼操持爵祿惟彼予奪讀孔孟之書
而其為俚鄙之行恐不免耕（庸）夫蠢婦之所訕笑矣

論文昌化書

原夫各天諸星如木𣗳在枝一定而不可移隨天体運行有度有次
無神無靈並無論降凡世之說如文星昌之為梓潼神者至于文昌
化書尤為誕妄不經不待智者而知其無是事也據司馬遷天官書
云文昌戴匡六星在北斗魁前為天之六府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
曰貴相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中在天成象其說如此乃道家
謂梓潼神即文昌星上帝命掌其職而又謂其生世曾七十二化十
七世為士大夫甚至為蛇為龍変化不測此係傅會萬無是理按梓
潼神姓張名亞子其先越巂人為報母仇後徙劍州七曲仕晉戰沒

人為立廟歷唐宋元明加以封號曰文昌司祿帝君職掌人間祿籍天下學校因而祠之夫文昌之星與梓潼本無干涉今乃合而為一而又造為化書以神其說怖僻舛謬無非稗官野史捏造之詞一字不實謂梓潼即文昌乎而梓潼則人也謂文昌即梓潼乎而文昌則星也人與星相去懸絕而化書之作胡為乎來哉夫化者變化之謂如月令所載鷹化為鳩田鼠化為鴽腐草為螢雀入大水為蛤雉入大水為蜃此或物類之氣化使然：礼記多出于漢儒雜撰亦不足信若人具有靈覺不同物類何能化生乃至七十二化哉此何異鴻龐書生幻人伎倆梓潼既忠孝正直而亦同此変幻是亦牛鬼蛇神之類也何足尊哉由此言之不獨文昌無化之理梓潼無化之事而司祿司命自有大主宰文昌星亦不得而專之也大抵文昌之祠既誤于前而化書之說復惑于後襲舛承訛相習不改世人不攷其理簧鼓後人大率類此使文昌有知當火其書以絕天下之信從并以曉求祿者曰亦非予職盍敬而求諸

上帝則文昌之祠當委諸草莽而吐棄之矣

人為五府歷唐宋元明加以封號曰文昌司祿府君儒學人間祿籍
天下學校因而祠之夫文昌之星與梓潼本無干涉合而為一
而又造為化書以神其說怪僻奸謬無非稗官野史捏造之詞一字
文昌與梓潼乎而文昌固
明為乎來哉夫化者變化之謂

論文昌化書

人人知為善之美究竟為善者愈少人人知為惡之非究竟為惡者不乏何也人視善為外物未肯率吾性以行之耳而抑知善者人人固有之良孟子所謂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是知善實不假外求如能率吾性以為之不為外物所眩人人可為聖為賢矣奈何今之為善者非藉為善以沽名即因去惡以謀利所以非義之名非義之利皆將不顧理義而為之是為善之心不勝其為惡之心也何況詭以利誘之而忘其善者乎如文昌之化世文是已其言曰誦念玄穹上帝救苦天尊普化天尊金闕化身天尊再誦太上感應篇可消除

罪愆福祿無量孫子榮昌諸事吉祥更有誦念年數之分別以得集福登科壽永登仙種〻不一之妙如其所言行之不久福亦不得其人毋乃不憚煩乎況人之壽夭非人可以自主乃 上主操之者也必待五十年之久而此驗告成設使其人夭亡其福究不能得前此之修為不亦徒勞瘁乎是實以利誘之而實以利退之也何其言之誕妄哉且愚嘗考文昌帝君之名不現經傳或曰唐朝進士或又曰宋朝曾為梓潼縣令亦無實據今又曰一十七世為士大夫以大夫而称為帝君是臣下而僭称君上之名即其称謂之間倨傲冒犯如此其又何能以訓人乎何今崇之祀者前踵而継惟儒家尤甚以其為文曲星也能掌管文章予奪名位故以訛傳訛而相與崇祀之耳而抑知星之麗天如木櫛之在板不過施人之照臨而已何嘗司人禍福與奪乎今以利誘之故即信其人信其人不得不信其靈信其靈故并信其書以自誣并以誣人尔

故弁信其書以自誣并以誣人亦
禍與奪乎今以剋議之欺即信其入信其入不禍不信其昊信其昊
禁稽居之庵天如木櫛之在板不過禍入之禍臨而已有言曰入禍
文曲星也能掌管文章之權者欺以欺傳欺而相與欺之耳由

論文昌化書

星之在天如木櫛之在板不可動移日之所照其光爛爲所謂星月皆借日光子日者是也夫光且不能自生則星之垂象天主未嘗昇之以神奏而無由變化可知矣乃謂太白金星嘗化而爲人奎星形狀如鬼賓興則主棘闈不亦誣乎但爲是說者止雜出於傳記之一言一事而未有據專書尊而侍之者罕其人也故不必其論惟其著爲書帙而愚賤之民不見其書者惑於詭僞而信之明智之士見其書者又樂其誕謾而信之如文昌化書者此不可不辨矣考之文昌星名也繫于列宿之天在紫薇垣外北斗魁前狀如半月又如筐而

魁為北斗之首似戴故曰戴筐而斗魁戴筐六星謂為文昌宮又一星各有一名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為此名者不過軍區之屬占星候氣故有星官之書而強以命之耳豈以其果有灵神而能各司厥職哉且星占云文昌拜大將則似乎與命名之意相合而文事非其所統矣然統攝文武與否亦不足辨所可依者文昌生於周宣王之時為友孝之張仲又其後若張九齡若張仙輩皆係之以文昌而自言其為士大夫身者十八世而世世張姓其眷恋于張氏若此之甚將始為其子孫繼為其祖禰既復為其子孫一人而為祖為孫無已一身而為祖之魂為孫之魂又不一何其名寔紊乱而後先顛倒乎況異端輪迴之說有死而後有生張氏有一文昌所化之人則天必失一文昌所麗之象乃文昌諸星亘古至今光不息明不減要異不見則文星不死張氏必無化生者矣文昌未嘗化生則從來士大夫與文昌何與而謬託為文昌化者星之言自天降乎抑人之言自張出乎猶憶李君為虞邑令下車即刷文昌化書數百以二卷授予予閱之見文昌為張仲時即賦七言律數首予不禁莞爾而笑讀未竟手裂之付之一炬至今已二十年事矣思其說而不得故不能為之詳辨云

魁為北斗之首似戴故曰戴筐而斗魁戴筐六星謂為文昌宮文一

論文昌化書

鳥之鳴也我不知其何鳴犬之吠也我不知其何吠然皆未足怪也病狂者之言我知其為病狂者之言不責之亦不與之辨也莊子逍遙遊宋玉大言賦我知其為寓言稗官小說我知其為稗官小說不足辨亦不必辨也而文昌之化書我不知其為何言也鳥之鳴乎犬之吠乎病狂者之言乎逍遙遊大言賦稗官小說乎烏用辨乎雖然凡人有言而是我安得而不是之人有言而非我安得而不非之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我不敢獨為是非也心有所是非而著於言人有言我又何能獨無言然我終不欲言文昌之化書也為其怪之甚

也爲其無理之極也爲不足置於人齒類間也第世人不以爲怪爲無理而更信之祈之悞天下萬世儒者之心使光天白日之下聖聖相傳之學安爲鴟鳴犬吠魘語是爲可憐也又不忍不畧爲言也蓋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豈儒者之科名乃有所謂文昌者主之乎上古書契未興科第之名亦未有而政教君臣已始於人皇氏之世逮伏羲氏始畫八卦造契書制六書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則伏羲寔爲萬世文字之祖未有聞文昌也自有文字之後以迄於今而以讀書致富貴立功名者不可勝數然於貧賤之家其子弟不能延師教導或富貴而子弟愚頑者皆未能祀文昌而登於科第也是

則科第係于文章文章成于學問學問猶待于有才智者乃能進業而才智則由天之所賦不由文昌也况才智之士終身白衣者不少是又天命有以限之并非才智所可期必得者也世人第見魁蓋之榮朱紫之麗心切愛慕不究其所以致此者由文章由才智由天命而謂可幸而致之可求而得之也由是而異端者起僞云文昌爲儒者司命而儒者之聰明從此蔽塞良心盡喪矣使文昌而果爲儒者司命乎則暴秦之坑殺何不一雪其冤黨人之繫因何不一拯其阨洙泗諸賢濂洛群哲曾不得大展其才俾世不得與于斯文也夫何故予固不責文昌之誤儒者第可怪儒者之悞信文昌也以文昌



論文昌化書

或問文昌化書可為儒者之道乎其在天為星辰為帝君姓張名亞自周及秦迨于西晉屢生于張氏之門漢即趙王如意子為歷代名臣其為人也必忠于君孝于親顯于世德于民其為神也秉雷柱攝神兵掌桂籍隷士程黜陟果報福善禍淫化書歷叙昭昭其明乎應之曰文昌者星名也列于斗柄之前附于紫微之垣蓋因談天文者擬北極之樞為朝廷以環拱諸星為公卿以北斗為魁罡以斗前六星為文昌世俗臆見因魁字之形而擬有踢斗之魁星也因文昌之名遂疑為文章之司命也不知此書撰于老氏之徒移易吾儒者也

為星乎星則麗於天者也非有神也其化書曰一十七世為士大夫則人矣而非星也以文昌為人乎則人也而謂之文昌星者是必有文昌星者在而人不能為星也且其化書所載諸怪異之端謂文昌自言乎則其言不足信謂他人代之言乎又誰見之誰從之誰為之世〻紀其事也儒者稍知格理正心則一覩其書必然拍手噴飯何待余言至歎述其恠誕著其妖術詳其宗裔是又為之作世譜著叙傳余不屑為據天文家云文昌六星在紫薇垣內為將相之象主武不主文故渾天賦占曰文昌拜大將則與儒者又無涉矣

攙其傳曰予本吳會間人生于周初不以敢天星自居矣覩其文曰
吾嘗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此又輪迴轉刼之誕語矣及其所載九十
七化如肇修于洞經袪瘟于法籙冥而為山王治水府遣里域驅除
矣蒦金蜀居洞庭名運判稱帝君皆曰奉玉皇之命也且累生于張
氏之門而貽無可稽更轉為趙王如意亦何補于世所言為臣盡忠
為子盡孝曰謝玄張九齡張齊賢司光為皆其子之後身是不過竊
古人之名行而冒為其德至于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如回風返火懲
奸誅淫盡曰吾神之力亦無非冒上帝之賞罰而借稱其功若夫為
龍為蛇或隱或現五妖魔之本像也奚足云化哉終而受大丹于老

子得解脫于釋迦道號應靈大帝釋稱梵鎮如來是書之編非異端
之徒而誰為此誑誕之說哉嘗聞曆學曰星之在天如木脚之在枝借
日而明以補月光之不足無靈覺無升降無職守無讁貶以之驗時
定候理則有之以之祈福禳災必不然矣竊願吾儒窮經是務天爵
是修勿受偽書之搖奪幸莫大焉